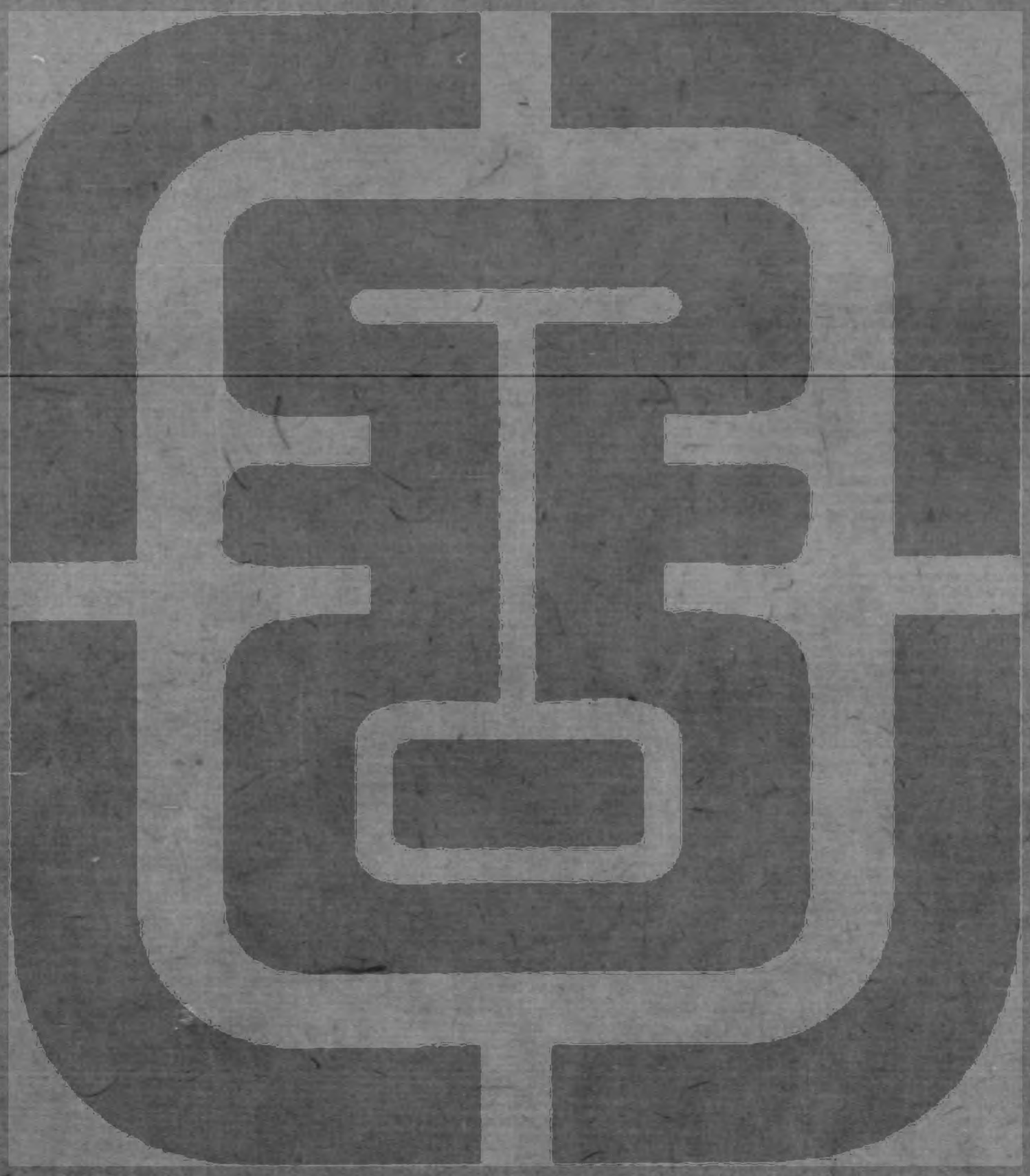


瑯琊諸

竊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竊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學十五歲而為周威王之師也出呂氏春秋

唐明皇令画工画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

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
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
却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煙眉九曰拂雲
眉又名橫烟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有成都
画手開十眉橫黛拂雲却月爭新奇之句出丹鉛續録
吳僧惠詮佯垢污而詩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
壁云落日寒蟬獨鳴獨歸林下寺柴扉應未掩
片月隨行屧惟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文
忠公和於後云獨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
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
來去詮遂以詩知名出臨安志
王僧孺年五歲便機警有餽其父冬李者先以
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出宋書
韓晉明好酒縱誕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
錢猶恨真儉朝廷欲憂之貴要必以疾辭告

人曰廢人飲羨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翻
故紙乎 出北齊書
司馬徽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
每輙言好其婦諫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
好豈咨君之意乎徽曰卿言更好人稱好好
先生 出蜀志
淮南蔣用文由太醫院判 仁宗極眷待之後
卒於京 仁宗特加院使賜謚恭毅命中使
護喪以歸 國朝太醫院官無謚 賜謚者
惟蔣公一人而已
馬都督俊其先回回人不食猪肉 宣宗一日
宴武英殿宣俊甚急俊至 上以所食猪肉
賜之俊即奉之幾入口 上咲曰汝回回人
亦食此耶俊叩首曰 陛下欲臣死即死況
食肉耶 上即命左右取肉且曰吾戲之耳
不可破汝戒也俊復叩首謝 出都公譚纂

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
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
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衷狄之人異教
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如此出鶴林玉露
臨濟有妬婦津相傳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
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
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段氏曰君何以水神
美而欲輕我我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
沉死死後七日托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
今為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
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杜粧然後敢濟不
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餘而渡其神亦不妬
出商陽雜俎
鍾弱翁帥平涼日有一方士通謁從牧童牽黃犢
立於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能賦此乎
咲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牧童乃作詩曰草鋪

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聆畢不見 出神仙傳

鄉先生俞貞木嘗作厚薄銘言近而意切深中今時之病銘曰厚於淫祀薄於祖宗厚於妻子薄於父母厚於巫卜薄於醫藥厚於嫁女畏法厚於賄賂薄於仁義厚於責人薄於責己厚於祈福薄於修德薄於教子厚於異端薄於賢士厚於誇誕薄於信實厚於屋室薄於殯葬厚於懼內薄於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愈彰不輕死亡焉得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貪窮焉得行此夫士

欲立身行道無顧難焉然後能行之欲行義
白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出韓詩外傳
表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人勸
令輟歌答曰患既未瘥眠亦不安出南史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
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僕妾於姦富之家
矣嗚呼悲夫出玉露鶴林
劉祠居暇日常被甲桄戈而卧謂人曰我以此
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移若一
懶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出五代史
吳人趙達學九宮之術善射如神或以書簡上
作千萬數着空倉中封之令達推算達云其
數有名無實太平二年長沙大飢殺人不可
勝數孫權使達占之曰天地川澤相通如人
肢體鼻衄炎脚而愈今餘干水口暴起一洲
形如鼈食彼郡風氣丁祠而掘之權乃遣人

祭以太牢斷其背長以飢遂止達死其術不
傳出姑蘇志
周待制仁榮築一室繚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周讓正寢居之妻子咸不然仁榮弗顧未幾楊死箱財無數莫有主之楊之弟求分仁榮曰若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己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固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出輟耕錄

湔人周某多貲納粟補官曹野舟因會間詢之曰有一故事諸君欲聞乎衆聳聽之乃曰武后朝有隴西李炎者宗族兄弟皆仕宦炎獨布衣心常愧怍謀之於妻欲鬻家貲赴京求官妻力止不聽炎到京盡費所携之物而迄無所就或告炎曰今朝廷雖女主仕宦皆有履歷不可妄圖但今鈎閣官數員求者紛紛皆不輕許吾與某人有舊言當即諧未委何

如焱曰得無卑乎其人曰入掖庭近天顏何
言卑也焱然之乃割其勢服役蚕室不旬日
以迂疎見逐乃慨然而歸妻見焱繼縷枯瘁
心雖不樂猶幸其歸也問曰所得何官焱愀
然無語又問曰所圖未遂耶焱頷之問所攜
盡喪耶焱又頷之妻欲姑解其憂慰之曰官
本虛名財可復得指其腰下曰但留此足矣
焱感嬪躍其手失聲曰此亦無矣周慚而聞
者皆笑出江湖紀聞

陽山惠瑤說其隣居一小民以事之京師還至
張家灣附船時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
人冠服坐其中侍衛者十數云往蘇州者民
趨拜求附載貴人許之民坐船尾良久覺困
倦乃脫所着草屨置身畔以衣囊為枕暫睡
不覺鼾寢既寤乃見身卧草莽中囊籍首如
故獨不見草屨驚起見日猶未晡行出官道

問人此何處曰楓橋也益大駭循途走至閶
門入一廟中少甜舉首見神像儼如舟中貴
人屋偏掛一船與向所見裝飾不少異但小
耳船尾及櫓皆濕探其尾則草穫在焉竦慄
滕甫有弟申狠暴無禮其母獨篤愛用是數凌
侮其兄而閭政多紊童子厚與甫舊狎一日
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甫究其
說子厚曰類者父頑母嚚象傲不類者克諧
以孝耳出宋名臣四科事實

黃魯直劉摯老同在館中每庖人請食次魯直
頗治琼味劉北人性樸儉常云來日喫蒸餅
鄉音頗質黃不樂其簡儉一日聚飲行令以
三字離合成字一人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王
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
魏劉未答黃遽云僕當奉代以來力勑正墅

如何其聲大似蒸餅之語坐皆哄劉不樂出何氏語林

祖孝徵所乘老馬自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私通每人前相聞裴讓之嘲之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之出北史

明道先生曰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符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斫屐齒終強不得也出程氏遺書

崔端已善酒令著庭菅譜稱同塵先生有魏溫者不知是崔撰嘗問小君曾覽同塵先生庭

嘗譜乎崔正色對曰不知同塵先生是何姓
氏左右大咲之出蔡光録
張彦眞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
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雖王公大人
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
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出謝承後
漢書
謝超宗為齊高帝黄門郎恃才使酒嘗以應對
忤旨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聞有新
命定是何府謝答曰不知是司馬是司驢既出蕭子
顯齊書
李固與弟圄書曰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
白所謂容身而游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
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
有九游其八欲類比子矣出漢文選
夏侯湛性節儉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

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
時人呼簾為戛侯妓衣出南史
杜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嘗夢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
由也鵬舉父嘗夢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
作者悉填未作者刊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
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
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為相
即世世名鳥偏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乃
作相蓋前定也出劉賓客嘉話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孰而
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出易傳
劉尚書寔詣石季倫如廁見有絳紗帳大床茵
褥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尚書惶遽反走語季
倫曰向誤入卿內季倫曰是廁耳尚書大慚
出鑒戒錄
韓朝宗為山南採訪謂西浩然深閑詩律寘諸

周行因入奏挾與俱不先揚于朝約日引謁
會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
不當後期浩然叱曰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
恤其他遂畢飲不赴出柳子厚
盡度世以崔浩事逃在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
者逮羆長子羆煞誡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
雖死勿言其子奉命大被拷掠乃至火爇其
體以死卒無所言出北史

阮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忽有一客通名詣
瞻寒温畢聊論名理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
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
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
為異形須臾消滅瞻大惡歲餘病卒出兩晉
南北朝

東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時每燒以待其來
一日為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
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

不知辛苦為誰甜 [illegible]坡詩話

張士誠據平江日又以賄通松江偽尹鄭渙署宰華亭用酷刑朘剥邑民恨入骨髓郡士袁海叟有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袞袞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鉢兒或者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于竿王婆買醋經過其下適索朽屍墜醋鉢為其所壓着地而碎王婆年老無知將謂死者所致顧謂之曰汝只是未曾喫惡官司來聞者絶倒 出輟耕録

郗鑒初值永嘉喪亂鄉里甚饑人以鑒明德共傳飼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着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復並得存後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 出晉書

賈秋壑會食鼈一客不食云嘗奉祀眞武秋壑曰眞武之龜不可以為鼈也龜鼈不辨何以治民客蓋求郡者也座客因戲之曰鰻與鰍鱔皆不可食像眞武之蛇也蔗笋亦不可食像眞武之旗竿也滿坐皆笑出簷曝偶談

舊有題湯泉者曰比隣三井在山岡二井氷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煖爭教人世不炎凉出螢雪叢說

熈寧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画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為恠以見象米芾好恠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靴紺緣朋從目為活卦影出拊掌録

楊鐵崖躭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者則脫其鞵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盃墨莊漫録嘗載王深有雙鳧詩云時時行

地羅裙掩雙手更擘春灩灩旁人都道不須
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蘸葡萄暖和笑
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浥不勝嬌刻踏金蓮行
欵欵觀此詩則老子之疎狂有自來矣
王肅嘗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
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
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再誦悲
彭城詩肅因戲勰曰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
城也勰有慚色祖瑩在座即云悲彭城王公
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
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賞
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
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出後魏奇談
歐陽公作滁州醉翁亭記首尾多用也字人謂
此體前見未聞然前輩為文必有所祖觀
錢公輔作越州井儀亦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

問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公興宇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若與歐陽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嘗咲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融入見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可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曰何意忽來忽去未有荅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出南齊書

王和父守金陵荊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痁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出高齋漫録

齊人有女二家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

而貧父莫知所與又薑江指斥謂太曰汝宜偏
袒令吾知之女便兩袒毋問其故荅云欲得
東家食而西家宿也出風俗通義
戴顒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
聲此俗耳砭針詩腸鼓吹汝知之乎出高隱外書
饒子卿隱廉王谷無丸屋代以茅茨每年益茅
謂之屋龍更衣或時濕漏則以油帕承梁坐
於其下更不愁歎出廬山記

郭功甫夢游采石作詩二首明日書以示人曰
予決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功甫曰予近詩
有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
殆非平日所能到忽得之不祥不逾月果死
李端叔聞而咲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
多歲出全唐詩話

米元章好易人書畫一日訪楊次翁於丹陽次
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為君作河豚其實他

魚也元章疑而不會次翁吠曰公可無疑此
贋本也出百川學海
或問大珠慧海禪師曰和尚修道如何用功師
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
師用功否曰不同他喫飯時不肯喫百般須
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出傳燈錄
今之秘色瓷器乃錢氏有國時越州燒進為供
奉之用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出陸龜蒙集越器

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內庫抵皇華驛
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
捨君我寧不悔俟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書云
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廚飯洎還不敢宿
皇華寄宿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事可諧
否十二字能辯否慶成不對因命青衣進酒
終不舉盞乃作詩云妖魄才魂自古靈多情
心膽似平生知君不是風流物即上幽原照

月明青衣曰小娘子嘗養鸚鵡一餘年竟不
言今其驗乎婦人歎曰是矣乃作啞鸚鵡詩
云雕籠馴養許多時終歲曾無一句詞深恨
化工情太誤因何偏與好毛衣擲紙于地燈
火俱滅丁晉公嘗見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
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撲兒瓜子也
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
出搤遺

晉武初登祚探策以卜世數多少既而得一帝
不悅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乃大悅出晉書
阮咸任達不拘與牀父籍為竹林之游咸與籍
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
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錦綺豪目咸以竿挂
大布犢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
復爾耳出兩晉奇謔

宋孝武初何偃為吏部尚書劉瑀代中不得同
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
十步瑀踏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車
駿馬駑精所以疾耳偃回君馬何遲瑀曰騏驥
曜于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
里荅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出南
史

清虛眞人曰黃赤之道溫氣之法是張陵受教
施化為種子之一術耳非眞人之事也吾數
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子而得生所謂抱玉
赴火以金棺葬狗也出高道傳

漢平帝紀元始元年詔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
位二百石以上一切秩滿如眞師古注曰一
切者如以刀切物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
曰一切李斯傳謂一切逐客貨殖傳曰一切
用文持之太史公自序曰惟一切嚴削趙廣

漢傳曰一切治理路溫舒傳曰一切不顧國
患王莽傳曰設此一切之法光武紀曰罪非
犯死一切勿按明帝紀曰殊死者一切募下
蠶室唐僕固懷恩傳曰其他一切赦之凡此
言一切者皆千結反惟佛書音切為砌儒家
不當襲其音

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
消其潔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
其爽也出醉鄉日月

茶有九難一曰陰採夜焙非造也二曰嚼味嗅
香非別也三曰膩鼎腥甌非器也四曰膏薪
庖炭非火也五曰飛湍擁瀨非水也六曰外
熟內生非炙也七曰碧粉縹塵非末也八曰
操艱攪遽非煮也九曰夏興冬廢非飲也出陸
羽茶經

至正丙申高郵兵累攻嘉興不克或人撰戲語

云史帥一日下令行兵參謀長文進言自古
行師必先祭旗史曰王元帥破松江時曾祭
否答曰不祭史曰王元帥不祭我也不祭蓋
祭濟字音同傳以為笑又傳聞紅軍與苗軍
戰不勝稟主帥曰彼中軍前有十丈大旗旗
上篆大元統兵官五字帥曰我此間亦效之
旗成軍吏稟所寫何字帥曰八分書寫趙王
令三字既而寫趙字未成纔寫得走字忽報

苗軍到走走走二說皆可捧腹 出輟耕錄
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流輩忽翻然
若有所悟遂着道士服江浙提舉段吉甫贈
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粧拭面別青樓
便隨南嶽夫人去不為蘇州刺史留
明簫鳳下綺窓雲散鏡鸞收却嫌癡絶潯陽
婦嫁得商人已白頭 出青樓集
唐陽郇伯作妓人為尼詩云盡出花鈿與四隣

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
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
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出能改齋

漫錄

王寔王寧是韓持國婿一日訪東坡因問訊持
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為歡嘗謂身已癃
老且以聲樂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
年正不應爾頃有一老人未嘗叅禪而雅合
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
闌謂衆曰老人即今且去遂攝衣正坐奄奄
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
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
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惟五更
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
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何有分別老人曰所
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

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灯二君傳語
持國殘年請斡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樂不
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出捫虱新語
徐德占與曾子固同里素不相接子固流落外
郡十餘年還朝日德占驟進御史中丞中丞
法不許出謁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
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
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叙子固曰君便是
徐禧領之而去出何氏語林
林瑀王溓同在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濶也
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後轉更踈濶王曰何
故荅云逢此短晷蓋譏王之侏儒出墨客揮犀
王恍導子也導甚愛之常共恍奕碁爭道導咲
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耶出晉奇談
郎基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槐亦不須作況重
於此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眞誠嘗遺之書

云在官寫書亦日足風流罪過若云觀過知人
斯亦可矣出北齊書
嘉興摠管凌師德以文章政事自居同僚莫敢
與抗然其行實貪汚頗聞人有譏議因出對
云竹本無心外面自生枝節貢推官對云藕
因有竅中間抽出絲毫蓋諷之也出輶耕錄

瑯琊諸茂卿輯

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
事獻之寒温而已既而客問王氏兄弟優劣
安曰少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
其少言故知之出萬花谷
今人家窓戶設鉸具或鐵或銅曰鏁紐即古金
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梁簡文帝詩織成

屏風金屈戍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戍李賀詩
屈膝銅鋪鎖阿甄屈膝當是屈戍
武后朝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后
命來俊臣鞫之俊臣方與興推事對食謂興
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
甕以炭四圍炙之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
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
入此甕興惶恐叩頭伏罪出唐鑑

梁山陰主湮慤過度嘗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
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
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置面
首左右三十人帝每出行主與朝臣常共陪
輦出梁書

傳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
此蓋論其顯然者然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
矣觀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

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文
觀劉向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
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
矣觀漢武故事毘耶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
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
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
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
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又知佛法自武帝
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
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已記仲尼師老
聃師竺乾審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於武
帝

唐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每責逢曰貧不可
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
呼醫立可待也出舊曝談偶
殷浩長於玄言或問曰將莊官而夢棺將得財

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蒞官而夢
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
言出晉奇談
謝靈運子鳳鳳子超宗好學有文辭齊高帝謂
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軍劉道隆
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
宗曰懸磬之室豈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
識乃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
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久待不出
乃去出晉春秋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為
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
上行即到矣因請書以行印即致書云嘗讀
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知於主上者
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
玉堂遠於寂寞之濱者權臣忌子瞻為宰相

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
名富貴轉眄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
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
來地亦可以驂鸞駕鸞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
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
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卧處着衣喫飯處痾
屎撒尿處沒理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
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
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則
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
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
無佛退論其理作神滅論以為神即形也形
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
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

范縝字子真竟陵王子良深信佛教而縝甚稱
琢重琢重出錢氏私誌

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與[illegible]猶利之於刀形之與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刀舍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神亡而形在出南梁書

田元均治成都蜀人謂之照天蠟燭出東齋記事

張中廉知洋州民號為水晶燈籠出職官分紀

蘇州玄妙觀李道士早歲頗精焚修晚更怠忽嘗上青詞乘醉戲書天尊為夫尊大帝為犬帝一日被雷震死背上朱書二行云夫尊可恕犬帝難容事在成化間出庚己編

俞俊娶也先普花次兄丑驢女也先普花長兄觀觀死蒸長嫂而妻之次兄丑驢死又蒸次嫂而妻之即俊妻母也既而亦死俊縛綵繒為祭亭綴銀盤十四于亭兩柱書詩聯于盤中云清夢斷柳營風月菲儀表梓里葭莩蓋柳營暗藏亞夫二字菲儀謂菲人表梓謂腠

子總賤娼濫婦之稱葭苕皆是夫也郡人莫不多其才而譏其輕薄出輟耕錄

辛稼軒帥浙東日劉改之來訪適進羊腎羹辛命賦之以流字為韻改之應聲曰拔毫已付管城子爛冐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出山房隨筆

黃魯直在鄂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者守必取質於魯直而報之忽有人投詩頗紕謬守携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人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送與四兩乾艾於尻骨上作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後敢復泄此穢氣耶太守大笑而罷出拊掌錄

吳人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游魂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曰老人苦喪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十七十不作多時

別其子聽之因自誓曰若 月車迴再當為顧
家子後顧果復生一子至七歲不能言其兄
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批我也一家驚異
隨叙平生事歷歷不謬乃知陽叔子事非怙
佛經云目連母生餓鬼中佛令作盂蘭盆至七
月十五日百味五菓盖盆中供養十方而母
得食今七月十五日祀祖盖本于此

五代賈島綰無修撰才長於記誦文章未能過
人而議論剛強儕類為之不平目之為賈鐵
嘴出五代史

唐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裹行為合口椒最有
毒監察為開口椒未味出錦繡萬花谷
鳳翔府有盩厔縣長安志云山曲曰盩水曲曰
厔故云二曲出寰宇記

風毋出九德縣似猿見人若悵出頸打殺得風
還活出交洲記
穆伯長修好古學初得韓柳文善本即自鏤板
鬻于相國寺有一士人來買酬價不相當伯
長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與或恠
之復正色曰誠如此修豈相欺者耶士人知
是伯長乃去出東都事畧
劉伯龍為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命左右將營
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
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出南宋書
李遷哲累葉雄豪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
漢十餘里間第宅鱗次每鳴笳導從往來其
間縱酒歡燕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
年名者投簿以審之出周書
楊伯醜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
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閉門有青裙女子

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一有人失馬詣卜
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
卦成曰我不遑為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
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其人如教須臾有一
人牽失馬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
者陰易之隋文帝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
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今為
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如言簿責之果
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 出隋書

端平間蜀聞宴郡守張某優人曹息竹呈小說
云昔嚴君平在蜀賣卜卧龍橋上言未來事
輒應龍王蟄橋下日化為人甜橋上聽之語
夫人曰彼人也鉏測鬼神我反不如請試之
時旱苗槁乃化一村老卜雨君平擲卦曰今
夜三更內轟雷震九天神龍纔奮迅大雨注
如川龍王曰不雨柰何君曰吾言不驗當

沉吾書龍王語夫人曰雨甫我彼乃妄言
君平之術其窮乎至二更有天使捧勅旨盡
亥時末刻降大雨至寅時初刻止龍王曰不
降雨則遠旨降雨則中君平計柰何夫人曰
此易耳城外降雨城內但鼓風足矣龍王然
之翊早君平方開肆龍王作村老詣曰夜來
無雨請君沉書君平曰吾正恠之復擲一卦
乃大笑曰城內發風城外雨龍王却聽夫人
語蓋譏張守聽命于妻云出江湖紀聞

閭門北濠有顧嫗者夢故夫云我死不幸昨夕
已托生為犬今在某家黑喙玉色者是也明
日嫗往訪之果然遂乞養于家頗解人意行
止隨嫗夜則登榻同寢人問之嫗亦不諱但
云前世事耳頃年刑部有犬姦婦人而噬殺
其夫之獄則前史所稱盤瓠狗國者殆不誣
矣出濯纓亭筆記

李尚書翺守廬江時有重繫者合當大辟引慮之時啓鳴曰某偶黷典章即從誅戮然昔於群玉山專習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之死而無恨叩之乃長嘯也遂命緩繫而聽之清聲上激雲漢公曰不意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命鸞鶴同遊可與孫阮齊躅乃去其械梏蠲其罪戾後鎮山南夜聞笛聲嘹亮不絶問是何人所吹具云府獄重囚也明日呼至

發龍吟之韻奏出塞之悲閨思鄉情莫不悽切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不事農桑可為伶人耳卒歲而憐之出雲溪友議

定觀經云夫欲脩道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制而不着放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皆是眞定心無事為眞宅有事為應迹不求惠而惠自生此名眞惠

報恩經云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嘗護於口甚於猛火猛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七聖財口舌皆鑿身之斧也七聖財謂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名財

齊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遇之途解左驂贖之載與歸石父曰君子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 出史記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頗自驕矜或戲作靈素画像詩云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真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鷄犬相隨也上天 出古今詩話

索靖作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若安蟲蛇蟒蟉或往或還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土自竄張設牙距

或若儁儻而不群或若自小才常度著絶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出兩晉奇談
何尚之字彦德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及至郡牀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人荅曰殆數百人牀度咲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彦德也出宋書
梁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墨水又北齊選舉濫者飲墨水一斗出坡詩注

空同子曰使孔子得位二帝三王之治難哉或問何難也曰堯舜禹之世則有益稷皐契蘷龍湯有伊尹萊朱文武有太公周召孔子惟一顏子王佐才不幸而蚤死設使孔子得位則參雍游夏季路輩能為益稷諸人事乎否以沛中豪傑南陽貴人觀之則佐命未生亦孔子不王之兆也

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於一錢上寫心經

又於芝蔴上寫國泰民安[illegible]字 出江南野史

薛逢晚年曾於窅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呵曰迴避新郎君逢輾然遣介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出摭言

遠公結白蓮社以詩招陶淵明陶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即往遠許之遂造焉陶攢眉而去 出高僧傳

後漢皇甫規解官居家鴈門太守刺謁規卧不迎曰卿食鴈美乎有頃王符至規驚起衣不及帶屣履而迎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出本傳

裴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以為不為俗情所得可以說法為人 出北夢瑣言

范希文修學時最貧在長白山僧舍煑粟米一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illegible]劃為四塊早晚

取二堰斷籬數十莖醉汁一盂入少鹽煖而
啗之如此者三年出湘山野録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為婚者先已涉溱洧
之譏就禮之夕儻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
李程女家索催救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
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
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群客大咲出群居解頤
梵語云寧渚坡者謂墳也出釋氏要覽

晉文帝聞郭璞為人相墳地微服觀之謂主人
曰此葬龍角必滅族何為葬此主人曰郭璞
云此是龍耳三年當有天子至帝曰出天子
耶主人曰非能使天子到此出晉書
張句曲戲題黃大癡小像云全眞家數禪和口
鼓貧子骨頭吏員臟腑唐伯剛題邾仲誼小
像云七尺軀威儀濟濟三寸舌是非風起一
雙眼看人做官兩隻脚沿門跟喜仲誼云是

誰是誰伯剛云是你是你 耕錄

任昉字彥升好交結奬進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着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其略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彫武嘯而清風起故氛氳相感霧湧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欝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斑陶陶於永夕絡繹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叙粵切絕交游視黔首以鳥鸇媲人靈於豺

乕竊有猜焉請辯其惑至[illegible]紉織仁義琢磨
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風雨急而不輟其
音霜雪霖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
古而一遇逮叔世人訛狙詐飈起溪谷不能
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
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
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亦異較言其略有五
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九域聳其風

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
鷄人始唱鶴駕成陰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
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
貲拒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
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
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
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援青
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illegible]曰賄交其流二

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之人倫東國加顩
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
雄辯叙温燠則寒谷生暄論嚴苦則春蕺零
葉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攀其鱗翼丐
其餘論附驛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
談交其流三也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
而鳴哀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
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接翼於陳相是

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
操權衡執纖纊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
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
卿雲黼黻河漢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
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
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金
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
游必無夷惡之室苞苴所[illegible]寔行張霍之家

謀而後動[illegible]毫寡忒[illegible]曰[illegible]交其流五也故
王丹威子以榎楚朱穆昌言而亦絶有旨哉
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内髦傑早綰銀
黄夙昭人譽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
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
滿及瞑目東粤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無漬
酒之彦墳未宿草野絶動輪之賓藐爾諸孤
朝不謀夕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

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
嶮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絶是以耿
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褁足棄之長騖獨立
高山之頂皦皦然絶其雰濁誠耻之也誠畏
之也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出南梁書
陶侃母湛氏新塗人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陶
氏貧賤母紡績資之番陽孝廉范逵寓宿於
侃時大雪[illegible]氏乃敢[illegible]卟[illegible]薦自剉給其馬

又密截髻作饌達第日非[illegible]母不生此子侃
竟以功名顯出列女傳
有書生娶後遊太學久不歸一夕夢返其家見
妻秉筆寫詩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
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書生恠而記之後家
書至妻有詩一首如夢中所見夢之夕乃發
書之日也出錦繡萬花谷
弓字即卷字出眞誥注見鄭文公碑

正德改元青烏家有言崑山縣鼓樓太高故不
利于尹當下三尺乃可尹將改作鳩工謀之
計費三百餘金有匠氏須端正者不知何許
人自言乞米五升酒一斗兩木兩人一夕可
就尹異而許之須於深更率二工去樓脚磚
截柱三尺支以兩木以磚疊而承之每柱薦
起漸去一磚周而復始樓不覺其卑也仍整
墻脚如故[illegible]早度[illegible]動樓已下三尺

矣雖小人之智君子[illegible]

翟參政汝文與蔡安[illegible]陳應賢同在門下省安世位汝文之上應賢坐其下每共談論二人交闢之一日辭屈汝文歎曰不意今日乃厄於陳蔡之間出鐵圍山叢談

蔡琰自匈奴歸曹公問夫人家多墳籍猶能憶識之否琰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纔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琰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惟命於是繕書送上文無遺闕出後漢書

李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諶門有癩疾故庶言及之出十三國春秋

范忠宣謫居[illegible]州以[illegible]比中羊麵無異

北方每日[illegible]門飡[illegible]飢[illegible]身之在遠猗覺
寮雜記曰北人食[illegible]名餺飥楊雄方言餅謂
之飥齊民要術云青麥麪堪作飯及餅飥甚
美則飥之名已見於漢魏間矣五代史李茂
貞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
俗語當以方言為正作餺飥字

顧彥先機神朗悟在廷尉時恒縱酒酣暢謂友
人張季鷹曰惟酒可以忘憂無則如病 出文士傳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為
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
曰二柳俱摧機應聲荅曰不若孤楊獨聳 出隋書

曹元寵母王氏能詩有雪中觀妓詩云梁王宴
罷下瑤臺窄窄紅靴步雪來恰似陽春三月
暮楊花飛處牡丹[illegible] 出湘江詩話

陸倕嘗借人[illegible]書失[illegible]卷乃暗寫還之

畧無遺晩書

有借界尺筆槽而碎[illegible]槽者白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矣主人大笑出玉麈集

周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脇而死出晉奇談

松江陸居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見卿雲一朶現家人皆不能覩又一日讀詩集傳有不安處思所以易之忽若夢寐中見尼父拱立於前而呼吾字曰陸宅之朱熹誤矣汝說是也友人聞之曰足下得非稟受素弱乎曰何為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眩又夢寐顛倒故知其然也居仁[illegible]赧不復敢辯出輟耕錄

唐賈直言妻[illegible]氏直[illegible]嶺南以妻少年

訣曰死生[illegible]可期[illegible]嫁董不荅引繩
束髮封以帛使直[illegible]署之曰非君手不解直
言貶三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
餘出本傳

趙飛燕與其妹合德坐后誤唾其袖合德曰姊
唾染衣紺碧正似石上花令尚方為之未必
能此乃號石花廣袖出趙飛燕外傳

漢元帝生子普賜群臣殷羨謝曰臣本無功猥
蒙頒賚帝咲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功出世說南
唐時宮中嘗賜洗兒菓有近臣謝表曰猥蒙
寵數深愧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出江
南別錄東坡賀洗兒詞云犀錢玉菓利市平分
霑四座深愧無功此事如何得到儂出苕溪詩話

郭玉太醫丞廣漢人也和帝試玉之診使嬖臣
美手者與宮人雜[illegible]帷中令玉診之玉曰左
陰右陽非[illegible]女之[illegible]正奇之出後漢書

溫大雅將改[illegible]其祖[illegible]若葬此地當害
兄而福弟大雅曰[illegible]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
入地葬訖歲餘果[illegible] 出劉昫唐書
孫登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
出水乃大咲 出晉陽秋
鼓不預五音而為五音主 出申子

今古鉤玄三十九卷 計七十事

今古鉤玄四十卷

瑯琊諸茂卿輯

阮孝緒嘗與同郡范元琰同徵不起阮嘗自言
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
以異夫騏驥陳郡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
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耶阮曰
昔周德雖興夷齊[illegible]猷薇蕨漢道方盛黃綺
無間山林[illegible]二由[illegible]世 出梁書

符朗過江時[illegible]韓士[illegible]並用唾壺朗欲誇之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含出出裴景仁秦書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狀類風狂言語倒亂貞元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民有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異禮告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義師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惟所斫數間存焉出神僧傳

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自鳴僧以為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咲曰明日設盛饌予當為除之僧雖不信冀或有效乃力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鎈鑢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問其故紹夔曰此磬與鐘[illegible]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出劉賓

歐陽文忠公作揚州
一堂在高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眞潤金陵三
州隱隱可見公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
埭取荷花千餘朶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
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其葉盡處則飲
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出墨莊漫録
齊威王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
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問故髡曰賜酒
大王之前執法在前御史在後髡恐懼飲不
過一斗徑醉矣若乃屬交錯盃盤狼籍堂
上滅燭主人留髡而遣客當此時心歡能飲
一石出史記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奚
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
去其皮還是驢爾
德而朱紫何以異是出朝野僉載

張氏據平江[illegible]其音[illegible]珎守紹興參軍陳庶子饒介之在[illegible]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紈扇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採荷花呂不知書令人讀之大怒曰吾為主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李某者杭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得元帥乃復令我為將軍耶命帳下杖出之二事雖皆可咲而亦可以為妄投者之戒也出古杭雜記

孔奕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遥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果是水或[illegible]奕何以先知之奕曰酒重水輕提[illegible]首[illegible]異故耳出晉陽秋

甯茵假宿大[illegible]稱桃林珏特處
士南山斑寅將軍[illegible]謁茵為置酒及明視門
外惟牛蹄虎跡而已出太平廣記
秦檜為相日都堂前有石榴一株每着實檜默
數焉忽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
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
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
頭服出癸辛雜志

孫光憲家人作煎餅一婢抱孩子擁爐不覺落
爐上燒灼腐爛即以醋泥塗至曉不痛亦無
瘢痕出北夢瑣言　又俚巫多能持呪語而蹈湯火
者元仲得其訣拯治無不立瘥呪云龍樹王
如來授吾行持北方壬癸禁火大法龍樹王
如來吾是北方壬癸水收斬天下火星辰千
里火星辰必降急[illegible]如律令呪畢即握眞武
印吹之隨[illegible]火燒成瘡者亦

可療出類編

黃帝雜忌法一日之忌晦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晦無大醉一歲之忌莫無遠行一生之忌暮無燃燭行房醋傷筋醋傷骨飽傷肺飢傷氣勿北向坐夜卧勿覆頭麗勿燃燈喚之出戎幕雜談

杜弼為齊將有沙苑之役弼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勛貴掠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勛人觸鋒亦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出北齊書

李元忠將仕夢手執惡之旦告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謂光照先人也

竟如其言 魏書

郭詠隱西山採樵為[illegible]或擔至郡中人買之則曰我西蜀逸士酒中人也今獻公所闕公當惠我所好 出廬陵記

鄭源令婢萱草浣衣萱草輙云君塵土太多令人手皮俱脫 出三峯集

楊炎食胡桃云汝若不澁當以太原尹相授 出河東備錄

王正白唐末大播詩名嘗作御溝詩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青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示貫休貫休曰剩一字正白揚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乃書一中字於掌逡巡正白回曰此中涵帝澤休以掌示之不異正白所改 出青瑣後集

唐辛郁舊名[illegible]於行所問是何

人曰辛太
公八十始遇文王　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
過之遠矣太宗命十一史館出御史臺記
周禮窶三百人鄭玄注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官
婦人三月乃奠菜以筐祭用橦祝曰某氏來歸
曰奴婢其少才智者曰奚
敢奠菜于皇舅姑婦拜扱地扱地者猶男子
稽首也出儀禮

伯太公郁曰舊太

東坡在杭州秋日攜妓琴操於西湖之上酒酣
戲謂操曰汝嘗有志禪宗吾今假作老禪汝
試參之操曰何謂湖中景坡曰落霞與孤鶩
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操曰何謂景中人坡
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髻掃巫山一段雲操曰
何謂人中意坡曰嘖他楊學士驚殺鮑參軍
操曰如此究竟如
坡曰門前冷落鞍馬稀
老大嫁作

伯明日落髮為尼

出雲溪友議

吉安州富家新娶有乘人兄雜時混入婦室潛伏床下伺夜行望不意明燭違旦者三夕飢窘奔出群搏執之旦以聞官盜愬曰我實有罪但未有所盜遭捶極矣幸免聞官當有以報否則亦將有說富家不從械至官訊之曰我非盜也醫也婦有僻疾令我相隨常為用藥耳詰問再三備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蓆間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謀之老吏請於宰曰彼婦初歸使與盜辯不論勝負辱莫大焉彼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它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乃選一妓盛服褻至盜邊呼婦乳名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為盜耶宰大咲盜乃伏罪

出江湖紀聞

唐求喜吟詩

大瓢浮於江中

曰苟不沉[illegible]苦心耳流至新
渠有識者曰此必[illegible]山人詩瓢取得之有題
隱居詩云數點石[illegible]雨一溪霜葉風業在青
山處道成無事中其詩遂傳出古今詩話
王戎幼而穎悟六七歲與群兒戲于道側見李
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
曰樹在道旁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出晉
書

許惇遷殿中尚書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
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人
又號齊鬚公出齊春秋
宋朱希真有西江月二詞其一世事短如春夢
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元來
有命幸遇三杯酒[illegible]況逢一朶花新片時歡
笑且相親明日陰[illegible]未定其二日日深盃酒
滿朝朝小[illegible]自開懷且喜無

拘無礙青
計較與安排領取
可以警世之役役
石崇砌上就苔蘚刻成百花餙以金玉曰壺中
之樂不過如是出耕桑偶記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為樵牧所傷殆甚文
賣簪沽酒以洗花樹人問之曰為二子洗瘡
止痛出芳賢傳

年多少奇才不須
今見在二詞辭淺意深
非望之福者出草堂詩餘

吳文定公寬弱冠而鬚有問以年數者對之未
嘗不以為詐一日覽鏡始悉其狀蓋其過在
贅也乃為文以解答之曰噫吾語汝鬚人之一
身五臟是俱惟腎之餘乃為汝鬚汝鬚之生
種類亦殊兩頰曰髯口上曰髭汝居口下其
垂若胡然汝於人必有候不少不老不先
不後而獨何故即之我有初焉萋萋勃然滿
口綢繆連於介

如林其豐若鄘

其直如戟[illegible]眉之映目豈若
鬒髮之在首不取[illegible]悅徒增我醜見者稱呼
率加以叟即告以年[illegible]不曰否既駭生客亦
惑故友陷我於詐舍汝安咎彼其耳目口鼻
各有所司天君有命奉職無虧汝鬚之生則
異於斯泰然而垂百無一為且今猶可逮寒
暑幾易日月載馳汝將變黑為白如抽繭絲
感光景之迅速適足以增老大之悲我不汝

咎咎將安施言已忽有人緇衣玄裳頎然長
身率衆而前自稱鬚神曰我屬躁進敢爾有
適辱切責度不可逭脫容盡言九死何憾當
夫張筵設几賓客交互讓汝左席職我之故
我何負於汝五達二岐步履從游讓汝一武
繄我之由我何負於汝宜叔而伯宜弟而兄
以有我在孰輕汝[illegible]我何負於汝汝今顧以
區區老少[illegible]以耶汝負我耶且

耳聽目視[illegible]汝役實為汝賊嗜
彼臭味眩於聲色[illegible]惑心志曾無紀極亦有
人生不免襁褓得日[illegible]垂白歡欣絕倒凡我有
言豈自斧藻和藥剪我而君臣義篤煑粥燎
我而兄弟情真燃我持燭之頃者可窺人之
量拂我於會食之際者即受人之嗔怒之輙
張足以壯將帥之勇氣撚之而斷足以役詩
人之吟魂種以數莖而拜上相垂焉至帶而
位元臣染我以藥既見詠於唐士纏我以帛
尤足重於晉人閹寺薰腐之餘我即與之絕
沙門寂滅之教我不與之親具此群行汝豈
弗知況我雖微亦汝親枝不敢毀傷古訓是
遺我不汝咎反我咎為能削即削奚費說詞
少焉隱然不見仲[illegible]鷩寤靜言思之深自悔
悟掀鬚一咲歡好故 出匏庵集
綦毋懷文在[illegible]
[illegible]什有蠕蠕客同館

胡沙門指[illegible]別有異筭術仍指
庭中一棗樹云令[illegible]布筭子即知其數乃試
之并辨若干純赤[illegible]十赤白於是剝數之惟
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出高道傳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携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
投之號為簇酒出叙聞錄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
之帛聚而服之目曰斂衣出搔首集

三原縣按察分司素多恠居者輙死使官莫敢
入有士子梁澤素以氣自負常謂諸友曰吾
能居此友皆難之澤執以為能友乃斂錢與
賭澤許諾既夜入坐堂上及三鼓月色明朗
聞廡間有人切切私語若相推而前者久之
不至澤便厲聲云[illegible]不速來俄有三人列跪
庭下稍前者一青[illegible]次一黃衣一白衣貌色
不可辨識[illegible]數害人青衣荅曰

非敢然也

青衣曰我筆也澤　居何在曰在儀門屋上

第三丸溝中問黃　仏回未肯言青衣代荅

曰彼金釵也　在庭中槐樹下問白衣曰我劒

也在堂東柱礎下澤曰汝等今來欲相害耶

皆曰不敢共獻一紙曰此公一生履歷也今

報公前知澤受而麾之曰去三物皆投所言

處一時便滅澤遂臥達曙諸友意澤必死來

見之皆驚澤為陳所見友未之信乃荷鍤按

次求之盡得三物出其紙都無一字及夕映

燈視之字跡瞭然自是釋中永絶其患澤後

登第為御史成化間巡山東以監試事註誤

謫官卒具如紙上語出庾已編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投灰燼副以膏蜜頓飲

之曰令吾肝腸從改易出詩源指訣

方鎔隱天門

書虢曰無塵子月

以酒脯祭之

狄仁傑謂盧獻曰足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成二犬仁傑云除一加字火旁非犬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着熱狗出朝野僉載

王定國自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有名柔奴姓宇文氏者居京師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出東皐雜錄

離騷經曰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卜注曰瓊茅靈草也筳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木以卜曰篿今吳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婦人女子皆能卜九姑課其法折草九莖屈之為十八頭搓作一束祝而呵之兩兩相結止留兩端已而抖開以占休咎若續成一條者名曰黃龍倘仙又穿一個者名曰仙人上馬不穿者名曰蟢窠落皆吉兆也或紛錯無緒不可分理六法九天玄女課其

法折草一[illegible]寡兩手隨意分之
左手在上豎放右[illegible]在下橫放以三除之不
及者為卦一豎一[illegible]曰太陽二豎一橫曰靈
通二豎二橫曰老君二豎三橫曰太吳三豎
一橫曰洪石三豎三橫曰祥雲皆吉兆也一
豎二橫曰太陰一豎三橫曰懸崖三豎二橫
曰陰中皆凶兆也觀此二法蓋亦有所本矣
丁晉公午橋莊小兒坡芳草盈里公每使數群
白羊放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出窮幽記
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後池
載數車浮萍入池為鴨作茵褥出雲林異景志
京兆尹訪蘇瓌既去令男頲詠尹字乃詠曰丑
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
捷如此出明皇雜錄
曹操欲置酒禁孔融[illegible]操書云天垂酒星之曜
地列酒泉[illegible]無以建太平孔非

百斛無以甘[illegible]厄鴻門非卮酒無
以奮其怒趙之厮[illegible]東迎其主非鍾酒無以
激其氣高祖非醉[illegible]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
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無以
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
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
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出孔融傳注
魏收仕齊在京洛輕薄尤甚時人號曰魏收驚

蛺蝶出南北奇談
王平甫作詩多使酒樓語宋次道曰楊文公有
詠酒樓云江南堤柳拂人頭李白題詩遍酒
樓錢昭度亦有詩云長憶錢唐江上望酒樓
人散雨千絲平甫云今子有幾酒樓次道曰
吾詩有二酒樓九[illegible]琵琶亭云夜泊潯陽宿
酒樓琵琶亭畔荻[illegible]秋雲沉鳥沒事已往月
白風清江[illegible]陵云若耶西畔醉

秋風獵獵[illegible]夜錢唐酒樓上夢
魂應繞浙江東出雜[illegible]箱
丘仲孚少好讀書常[illegible]中宵鐘鳴為恨出南陳書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
虔曰却老先生至矣出南康記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
人謂之待闕鴛鴦社出粧樓記
張祐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方口
吻生花豈恤汝輩出白氏金鑠
上海王古心問青龍鎮隆平寺主藏僧永光曰
前代藏經接縫如一線經久不脫何也光曰
古法用楮樹汁飛麪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
以之黏接紙縫永不脫解過如膠漆出古心筆記
周之翰寒夜擁爐見[illegible]所插梅花氷凍而枯
因取投火中戲作[illegible]火文云寒勒銅瓶凍未
開南枝春[illegible]勿入梨雲夢却把

芳心作死下　　處士松公之靈生
自羅浮派分庾嶺　若槁木稜稜山澤之臞
膚如凝脂凜凜雪　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
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揔無心金鼎商
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挽便離有色之根夫
何冰氏相凌遽返華胥之國玉骨擁爐烘不
醒氷魂剪紙竟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
夢筠窓月淡尚疑弄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
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難
眞却愁零落一枝春好與茶毗三昧火惜花
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今在何處咦炯然不
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出輟耕錄
浙中一官員子弟謁趙守問晦翁學術政事孰
優守荅曰學而第一爲政第二雖一時雅謔
亦可謂善品題者　出螢雪叢說

雨雪糧絶
才食伴則三人俎死
乃與弟共殺之得達舍後遇赦無罪此
人可謂善士乎孔子拳曰管秋陽受先人遺
體食伴無嫌也苟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生
豈不罪耶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唉
鮑叔貢禹食主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
獸而能言耳今有犬鬻一狸狸鬻一鸚鵡何
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
楚師而欲食參賢哲之忿猶欲唉人而況遭
窮者乎出物理論
倚立而思遠不如速行而必至矯首而徇飛不
如修翼之必獲孤居而願智不如積學之必
達君子不卹年之將暮而憂志之有倦出徐幹中論
王十朋作不欺詩云屋漏室暗兩奚疑方寸常
存不可欺莫問天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
知出梅溪集

白樂天詩云[illegible]教不相離相字下
自注云思移切乃[illegible]今俗作廝字者非也出長
慶集
濯纓亭筆記載荻扁王氏治葬地遇壙堅不可
破是夕夢人告之曰我蘇州城隍神廖同僉
之墓也慎勿發發則汝家受禍矣王氏不聽
竟發而葬之後三日冢夜被發倒懸其尸於
墓木莫知其由亦不自警仍埋故處不一月

而其家延燎殆盡中吳紀聞謂姑蘇城隍神
為春申君按史記春申君初相楚後請封於
江東考烈王許之因城故吳墟以為都邑吳
地志云春申君嘗造蛇門以拒越軍其廟食
於此也固宜越絕書云吳伐楚封春申君於
吳諸說雖不同皆[illegible]春申君為城隍神也今
云廖同僉者豈城[illegible]神亦有佐貳者耶抑亦
厲鬼假其[illegible]未可知也

慶曆中一近佞
請殺之范希文獨力言退而語同列曰諸公
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
滑諸公默然出東軒筆録
范睢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同傳然睢傾危
澤明坦睢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
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
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睢必俟澤反覆以禍
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
卿以終進退雍容過睢遠甚後之君子固權
吝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
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猶惸惸以傾危為事
以鄧塢為謀是又范睢之罪人矣
文獻通考載唐垂拱二年九月淮南地生毛或
白或蒼長者尺餘居人牀下揚州尤甚大
如馬鬣楚曰兵起民不安象

靖癸丑春[illegible]柘林曹涇唐行等
處遍地生毛長短一細如髮五色具備燎
之甚臭掘之無根[illegible]歲五月倭寇犯境焚戮
極慘東南民命幾蕩然矣
予友俞一鳳者落魄不羈嘗為邑庠生厭於拘
束因棄其業以詩酒遨遊公卿間癸丑六月
倭寇燒刼上海殺戮甚衆幸而免者則闔戶
而逃俞以貧故恪守不移一日遇賊于途被
執愬之曰窮秀才無所有賊曰若果貧當導
我以刼俞曰諾自念吾導之以刼猶吾刼之
也乃導至其家謂賊曰此吾家也餘皆闔戶
無可導者又愧無所贈請早死賊遂殺之
甲寅四月廿四之夕有星自天市流于西北箕
分大如斗其光搖[illegible]燭天五月初二夜有流
星下西南其光青[illegible]若汞大過於斗尾長數
十餘丈[illegible]乃滅或曰天狗或

曰蚩尤[illegible]怒象也是月廿八
夜有星孛于北斗魁衡之間次夕稍下尺
許又次夕下與魁齊又次夕出斗口每夕下
尺餘更七夕而滅
乙卯秋常熟縣城内外皆雨赤荳兩頭微尖其
質如石不可食至冬長洲之大姚車坊漾皆
有之不知為何祥也
乙卯閏十一月二十日白虹經天周太祖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天宋紹興八年二月辛巳白虹亘天占曰白虹見非時尤異主兵戰流血

乙卯除夕隣舍季明家磨米粉作糕粉成血色
丙辰正月吳城張醫士家婦產二子各長八寸
許兩頭對面四手四足惟肚皮合而為一少
頃又產一女皆死棄水中好事者繫以索綯
沿街拖拽觀者如市
丙辰正月二十九夜彗星見于寅方歷卯辰尾
心房氐亢角六宿[illegible]射斗柄漸踰斗拂天市
大火次豫[illegible]公十七年冬有星

孛于大辰房

巳彗所以除舊布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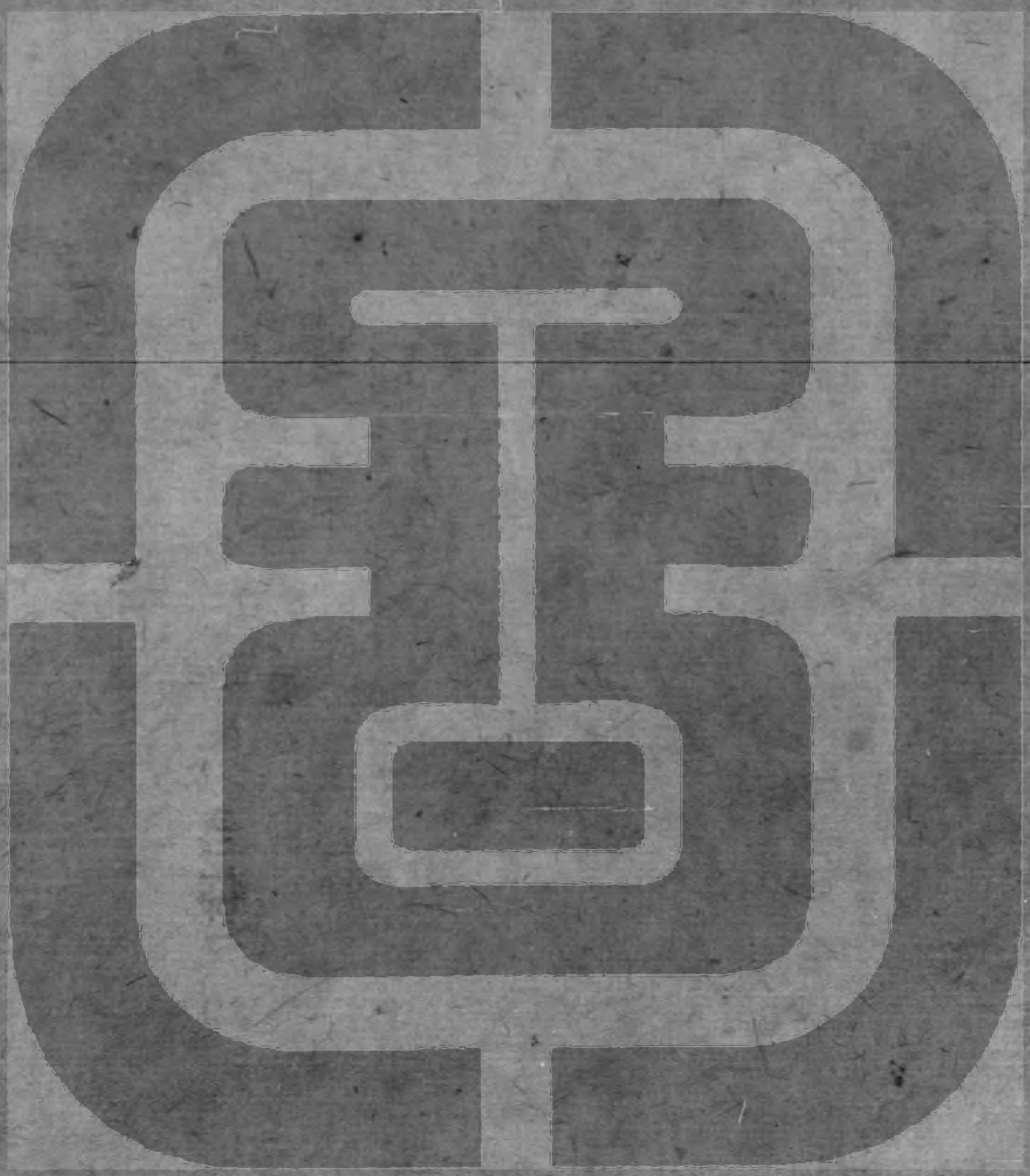
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

其有火災乎

犬不夜吠雞不夜鳴家若無聲官府若無事亭

落若無人閭里不訟耆老不愁君子之治也

玉斗酌酒金椀刻鏤所以奢小人非厚已也出陸賈新

今古鉤玄四十卷 終

計六十三事